常态中见姿态

G2010黄思乔

奥运会冠军杨倩在射击上是凭借关键一枪而夺金，这一枪也成为了她的代名词、她的象征。然而，这一帧能定格背后是千千万万次重复的锤炼，是一种人生之常态。甚至，我们可以说，从她常态的练习中，即使地还没有登上奥运舞台，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她制胜的姿态。

“常态”是什么？自然界中，它是一种波动而总体稳定的状态，是物体普遍存在的那一种形式。在人生中，常态是人生的生活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行为与时间的对应。这一种客观的常态是与个人意志无关的，囚犯并非自愿采取囚禁的“常态”，但日复一日的铁窗生活便是他们的常态。毛泽东每日清晨用冷水沐浴，冬日里在野外冬泳，这种自愿的行为也构成“常态”。作为客观存在，“常态”是人们自愿与否都存在的行为，是一种无可辩争的事实。

然而，“姿态”是如此吗？我认为“姿态”之与“常态”有两点显著的分别。其一，姿态是与主观意志统一的，与常态的主体密不可分的。朱元璋的真实容貌是丑陋的，这种不符合大众审美的面貌是他的常态，然而他的御用画师的画像中他则英姿勃发、神采奕奕，这是他选择留与后代的姿态。这一重主观性是人生姿态与常态最重要的区别。另外，姿态是瞬间性，而瞬间性的姿态是具有代表性的。南唐后主李煜国破家亡，从上那天子到阶下囚是一日的转变，然而这一瞬时性的姿态却成为了他一生中的代表性时刻，文学评论没有不提及此事的分析，甚至似乎他的一生都是向着这一个时刻靠近的，他的数十年的存在时间似乎都是为了这一日而生，可谓“浮生一日”。

这种刹那即一世，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逝的小大之辩贯穿着个体的一生。成功者自然如同浓缩一样，将一生的荣辱胜败浓缩成了一个生命的“至重”、有极大意义，然而失败者的一生便被压缩成了一团“至轻”，一片乌云、一场雪、一片虚无，人生归结于零。零与无限大的分辨恐怕不是被世人看见的那个姿态的时刻所能决定的吧。这背后正是人生常态的力量。水沿重力向下流淌，我们看见过100次这般事实，在它滴在炽热的干将莫邪剑上的这一决定性时刻，我们可以预见它的姿态：沿重力向下滴落，化为缕缕青烟。人亦如此，每月格物的朱熹的姿态必会是成功的，每日在刚愎自用与优柔寡断间徘徊的西楚霸王的绝对性时刻也将是失败的。在人生常态的一次次永恒轮回之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甚至预知，人生姿态。

然而，人生常态并非只是外在的行为，其旨在于内心。外在相同心境不同，久而久之，其爆发或无声的消亡的姿态也将不同。禅宗认为人得道修行之路无需剃度削发，关键在心中有无佛念，脑中有无慧根。纵是涅槃的高僧也是砍柴担水，与寺中的小僧火工亦无行为的分别，他们姿态的不同源于心境的不同，精神世界常态的不同。